

# 松说新语

社鼠

2022年1月29日



# 目录

<b>第一章 德行</b>	<b>7</b>	2.10 言语其十	13
1.1 德行其一	7	2.11 言语其十一	13
1.2 德行其二	7	2.12 言语其十二	13
1.3 德行其三	7	2.13 言语其十三	13
1.4 德行其四	8	2.14 言语其十四	14
1.5 德行其五	8	2.15 言语其十五	14
1.6 德行其六	8	2.16 言语其十六	14
1.7 德行其七	8	2.17 言语其十七	15
1.8 德行其八	9	2.18 言语其十八	15
1.9 德行其九	9	2.19 言语其十九	15
1.10 德行其十	9	2.20 言语其二十	15
1.11 德行其十一	9	2.21 言语其二十一	15
1.12 德行其十二	9	2.22 言语其二十二	16
1.13 德行其十三	10	2.23 言语其二十三	16
<b>第二章 言语</b>	<b>11</b>	2.24 言语其二十四	16
2.1 言语其一	11	2.25 言语其二十五	16
2.2 言语其二	11	2.26 言语其二十六	16
2.3 言语其三	11	2.27 言语其二十七	16
2.4 言语其四	11	2.28 言语其二十八	17
2.5 言语其五	12	2.29 言语其二十九	17
2.6 言语其六	12	2.30 言语其三十	17
2.7 言语其七	12	2.31 言语其三十一	17
2.8 言语其八	12	2.32 言语其三十二	17
2.9 言语其九	13	2.33 言语其三十三	17

<b>第三章 识鉴</b>	<b>19</b>	4.9 纰漏其九 . . . . .	24
3.1 识鉴其一 . . . . .	19	<b>第五章 术解</b>	<b>25</b>
3.2 识鉴其二 . . . . .	19	5.1 术解其一 . . . . .	25
3.3 识鉴其三 . . . . .	19	5.2 术解其二 . . . . .	25
3.4 识鉴其四 . . . . .	20	5.3 术解其三 . . . . .	25
3.5 识鉴其五 . . . . .	20	5.4 术解其四 . . . . .	25
3.6 识鉴其六 . . . . .	20	<b>第六章 品藻</b>	<b>27</b>
3.7 识鉴其七 . . . . .	21	6.1 品藻其一 . . . . .	27
<b>第四章 纰漏</b>	<b>23</b>	6.2 品藻其二 . . . . .	27
4.1 纰漏其一 . . . . .	23	6.3 品藻其三 . . . . .	27
4.2 纰漏其二 . . . . .	23	6.4 品藻其四 . . . . .	27
4.3 纰漏其三 . . . . .	23	6.5 品藻其五 . . . . .	28
4.4 纰漏其四 . . . . .	23	6.6 品藻其六 . . . . .	28
4.5 纰漏其五 . . . . .	24	6.7 品藻其七 . . . . .	28
4.6 纰漏其六 . . . . .	24	6.8 品藻其八 . . . . .	28
4.7 纰漏其七 . . . . .	24	6.9 品藻其九 . . . . .	28
4.8 纰漏其八 . . . . .	24		

# 序

田松，西交之趣人也，贵州人氏。公历二零一七年入西交，与余同届。常自谓西交中文人，然其专业乃汉语言也，此余所不解。性嗜书，自言本科四年读书一千七百余，常一日而读数本，闻者莫不惊惶。故多有人之喜书者欲友之，然观其人也，始知乃一刚愎顽劣竖子，甚失所望。松之读书也，批注焉，皆寻常鸡汤句，亦旁人所不解。

田松苦天下之莫知我者，乃创一微信公众号，初名之曰“傲视群雄灭同行”。居三日，乃更名曰“木公匠人木匠”。又七八月，乃更名曰“木公举人”。以至于今，二三年矣。松每加好友，必邀之以入公众号。苟不关注，乃曰“子非我友”，删之。松亦有一微信群，曰“读书交流群”。余居其群近两年，常见松论。然以余之愚，未得考其公众号与群之前后也。“交流群”常有三百余人，今乃有四百余人，奇哉。然以余之见，若伏尔泰之言于神罗者，“读书交流群”实乃一“既不读书，也不交流，更非群”者也。松每日于朋友圈发图文自娱，复发之交流群。诸群友观之，以为乐。乃群友之以松为猴而乐耶？乃松之以群友之态而乐耶？不可知也。

田松常有骇俗之论。人之读书、作文、学习、事业之属，国之政法、经济、科技、风化之伦，虚者譬宇宙，实者譬人生，松之论无所不涉。常言傲视西交之金禾、越杰、钱班、电气、能动，观其近月所言，乃不言电气、能动，其终知文科、工科之差距耶？其终知我电气、能动之窘态耶？此亦不可知。其骇俗之论常令观者不快，至于争辩，松踢之于群，自以大义凛然。诸与松辩而离群者，感失一快乐源泉，乃组建一观松群，有好事者将松之言论转诸此群。余前日为作此书，入其群以观。众人与余无所异，而于松者，终只可远观而不可褻玩焉，惜哉。

松之诸言语诚趣，若不然，何至百余人离松群后复入观松群哉？有几人常与松辩论，于其交流群进而复出、出而复入，亦奇哉。“下问童”曰，应立“松学”以比“红学”。余亦欲作文章于松也。观其诸作，罕有善者，不

乎其四年读千书之语。然观其人，未尝不使人思社会之代谢与农村娃之出路也。余亦出身农村，虽不然其荒诞语，有时亦感同身受，不禁怆然。

此书曰“松说新语”，欲志松及诸群友之趣言，类《世说新语》诸门。<sup>1</sup>

公历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旧历辛丑年五月初二

社鼠

---

<sup>1</sup>或曰：“松之反复何以如此之多也？”社鼠曰：“此国人传统。在朝则外儒而内道，在野则外道而内儒。”

# 第一章 德行

## 1.1 德行其一

田松子之考四级（CET4）也，三年乃过。谓群友曰：“始吾之考四级也，惜乎四百一十三分。复考之，乃四百一十六分。”四级之制，得分四百二十五乃过。故闻者莫不唏嘘。松又言：“其后，余复考四级。准考证之遗也，余弃考焉。”其时余亦在群，诸群友劝之复打印准考证者三，松不听。松复言：“其后，余复考四级。亲戚左右多有言吾之必不可过者，然吾终得五百三十六分。”纵以西交诸子之才，四级之得此分亦不易也。众人俱暗叹松子之果有大才。田松子之求职也，常以此自诩焉。一日忽有好事者查得田松分数于网上，众始知其诈也。其所言五百三十六分，实四百六十分。

## 1.2 德行其二

田松之求职也，不遇。辄曰：“吾宁索钱于友，亦不求于父母也。是曰穷而有志。”

## 1.3 德行其三

坊间多有言田松挂科十七门者。群友每问及此，辄曰：“乃吾‘挂科十七次’之讹也。十七次者，现代汉语二次，高等数学二次，英语写作二次，英语四级三次……”如数家珍。挂科十门共十七次而得毕业，松以此夸能。

## 1.4 德行其四

田松毕业而闲居，常言有志于考编、考研、考教资。俗人多以“吸血”之辞谓之。松闻之，乃曰：“余所为者，忍辱而偷生。或有以余今日之穷而度余他年之穷者，谬矣！诸君试看，再十年、廿年以至卅年，松苟不得财富、荣誉、社会地位，当自绝于天下！”其语铿然，众皆仰视。复言：“实不知宵小之何以论此耶！况吾之端居，非败之极也。败之极也，乃临难而自戕者！”

社鼠自注：

陆务观有“公孙丞相布被，人曰诈。司马丞相亦布被，人曰俭”之语，更见司马温公之俭。松之数语，发于一刻之间，而见反复之意。故曰“人有自戕者，松曰败。他年松苟自戕，松曰壮。”可也。

松以“十年、廿年以至卅年”入誓语，初闻则壮之，深思则惑之。倘松十年未成，固可言非廿年也。廿年未成，乃言卅年。苟如此，何不以“卅年”为誓？而赘以“十年、廿年”，则若松十年有成，余等众人尚须为松抵命乎？

松之誓语，权作笑料可也。倘十年、廿年、卅年有人以此责松，则无趣耳，亦去儒家所言忠恕者远矣。

## 1.5 德行其五

松之求职于秦也，不遇。多有反复之语。一日曰：“余之所历者，生存与精神危机也。余母之电话，挂之。余素有己见。旁人之欲更吾志也，拗之。”

## 1.6 德行其六

田松喟然叹曰：“苟得父母之允，余端居二载，则再二三十年，余当成中国文坛之神话！惜乎父母之顽也，无以理喻”。

## 1.7 德行其七

田松曰：“吝乎吾祖！铁公鸡、人渣是也。吾未受其恩。”

## 1.8 德行其八

松之事祖母也，尽其孝。其祖母之丧也，半夜发其棺材照片于群，且曰：“生者何为？此问须索。”有齷齪者曰：“吓！半夜何发此也。”松踢之于群，以示其哀。辰时，复发其祖母坟墓之照片于群，恸而叹曰：“此千百年习俗也”。

## 1.9 德行其九

众不忍松之父母之劳。或曰：“此世诚难以读书、写作而立其家。窃以为考研、考公以得衣食，而以写作为乐，待其时也，善之善者。”松曰：“急甚么！读书者，余之志也。而误余读书者，用心何其恶也！他日余自有一月八千之工资，端居之耻，当可洗也。”居半月，松言其写作之志。或称曰：“端居亦善矣。无饥寒之恐，而得文字之能。”松曰：“扯犊子！待吾积累有成，自当谋于世。今年余保守，明年当举名耳！”故群友正反之言俱触其怒。其之反复若此。

## 1.10 德行其十

田松子曰三省。曰：“余常思之。余将何所为？余将何所在？苟见大利，余得能守余之底线乎？”

## 1.11 德行其十一

田松子之建 qq 群也，闻者莫不景从。二日乃有五百之数，而犹有欲进者。qq 之制，当付费以升级群也。松子筹资，有客资其一百元，大喜。

## 1.12 德行其十二

微信群有触松怒者，松踢之于群，曰：“此子无操守，吾咒其之被车撞也。”有客欲以理喻之，松曰：“骂我何用，骂死我否？”居数日，松曰：“无操守者，必被车撞。此神之制裁也，与吾之咒骂无关。”

### 1.13 德行其十三

松之端居也，村里有讥其之无工作者，以为读书故。松闻之，大怒，曰：“此‘落井下石’者，为吾所不屑。俟其之死矣，吾必不抬其棺！”

## 第二章 言语

### 2.1 言语其一

田松子曰：“未知己愚，而以人为愚。愚之极也。”或问松子曰：“如此，孰可知己之非此类也？”田松子无以应。

### 2.2 言语其二

田松子曰：“功不唐捐。有劳而无获，其劳之不足也。劳之至也而无获，殆天命乎。”或问松子曰：“仆之劳也，无获焉。其劳不足焉？其天命焉？”田松子曰：“吾自扞吾心。”

### 2.3 言语其三

田松子曰：“必不能使神据吾头脑焉，必以党为吾之神。”有善逻辑者言：“党为子神，子不欲使神据子头脑，由此观之，口口口口口口口。”

### 2.4 言语其四

有学弟之喜读书者见松，问之何以读书二千。松曰：“吾读毕一书，更读一书。一再三四，以致二千。”学弟复问曰：“西交学子多忙碌，学长何日读书？”复曰：“诸科目吾所喜者学之，吾不喜者弃之。”

## 2.5 言语其五

田松子尝言：“吾苟不得改吾命，非男子耶！”居数日，复言：“宰万物者，神也。吾唯从命。”居数日，乃言：“吾不从命，吾且必为富者！”其反复者三。一日忽曰：“世有喜言命者，莫友之。”余忖其自惭反复，居数日，乃闻其曰：“命者，半定于甫生之时，半定于生我之后。”噫！《东周列国志》有诗曰：“卜世虽然八百年，半由人事半由天。”田松之言，与明人何相类也！

## 2.6 言语其六

松在南而食米，得饱。在北而食面，未饱。尝自惑矣。一日忽喜而曰：“吾知之矣！夫南人食面、北人食米而俱不得饱者，非气候、地理故，乃文化故。食物自有阴阳，面者阴食，米者阳食。北人阳也，南人阴也。北人食面而阴阳济，南人食米而阴阳济。此非聪敏者所不知。”或曰：“面何以为阴，米何以为阳？麦者曝日，稻者沐水，窃以米阴而面阳。”松曰：“雄哉北人，其食必阴；柔哉南人，其食必阳。”有黠者问曰：“子不闻东北之米耶？”田松顾左右而言他。

## 2.7 言语其七

田松之离秦而归黔也，方言为其语。惊曰：“余诉方言时，其音清晰，其思严密。略无沟通障碍。”复曰：“余之诉方言也，精明而圆滑，未若诉普通话之呆滞。”龙之返江海，虎之归山林，其斯之谓欤？

## 2.8 言语其八

松于命运，多有反复之言（事见言语其五）。自其“命者，半定于甫生之时，半定于生我之后”语出，众皆以为备。而松不厌于此，居数日，复曰：“命者，半定于父母基因，其半之半定于童年、少年诸事。诸人所能改者，止余半之半也。”其精益求精若此。

## 2.9 言语其九

松有志于文，诸群友所共知。初，其语乃“吾且必为作家”。未知何时，其语更为“吾必为大作家”。“大”盖言其成就。又未知何时，其语乃“吾必为诗人大作家。”群友初以其兼有诗人之志。某日，松曰：“作家之属甚多，科幻作家、言情作家、历史作家……，而善之善者，诗人大作家也。”有智者诉余曰：“度此句，诗人大作家，似亦作家之属。则‘诗人大’恐为定语。”某日，松言：“吾之所谓中学老师与诗人大作家之不得兼者，非老师与作家之不得兼也。”忖其语，“中学老师”必“老师”之属，则“诗人大作家”盖亦“作家”之属也。有勇者问于松，众始知“诗人大”之诚为定语。“诗人大作家”，非“诗人与大作家”也，亦非“写诗之作家”也，乃松于某类作家之称。莫言、贾平凹未有诗，而松以为诗人大作家。鲁迅有诗，而松不屑也。

## 2.10 言语其十

松曰：“毛主席之缔造新中国也，天授之。”

## 2.11 言语其十一

松曰：“两日不读书，则感己之若单细胞生物也。”黄鲁直有“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礼义不交于胸中，便觉面目可憎，言语无味”之语。味松之言，甚于鲁直。真嗜书者也！

## 2.12 言语其十二

松曰：“余曰，诸干部之省部级者，乃生得也。或问，孰可生之。此问何愚，必为能生之者生之。”

## 2.13 言语其十三

金人庆（前财政部长）之卒也，松曰：“余闻之，此君独处于室，而祸发出厨灶。由此观之，娃须多生，养娃防老。”亦有“多子为福，物质之乐无以及天伦者也”之语。一日忽曰：“自然之理也，势恶则止孳。生子无如

富贵。”众人疑之，问曰：“虽然，子欲养几子？”松曰：“随意而已。与吾爱者，两子。若与常人，一子足矣。若无偶，则无子矣。”

## 2.14 言语其十四

福建老人之逢恶犬也，松曰：“由此观之，莫蓄犬。无犬则无祸，而蓄犬者终遭祸。是曰，德不配位者，殃矣。”

## 2.15 言语其十五

松曰：“马克思所言异化，弗洛伊德所言压抑，即吾所言视界也。创新，即与众不同，即非同凡响，即思维认知。子之思维若雷同，则子之言即重复。重复即无意义，须避之。创作之难也，正此焉。”或曰：“窃以此言为重复之甚也。”松曰：“吾只得尽力避之，而终不可避。”社鼠自注：这篇的话尽量保留松松原话的意思，如果自己调整成正常文言文的话就没了味道，所以只能这样了。跟其他篇的风格有点不一样。

## 2.16 言语其十六

松曰：“未读古今中外经典之四百部者，略无思考之能，何以言思想。诸研究生、博士生之学识，皆不如我也。余之同学纵得保研，亦从众而已！”或曰：“忖君此言，则众人皆无思想矣。”松曰：“然也。思考者，精英者所为。众人无须思考，其之思想无价值。”

或曰：“忖君之言，恐人类从无思考者。首思考者，其必未读四百经典，则必不能思考。其不能思考，则必不能作经典。故人类自古无思考者，亦自古无经典。”松曰：“早餐何，午餐何，是亦思考也。然此与吾所言思考异。孔子、老子者，今人学其之历史贡献也。其若生此世，亦寻常读书人耳。”或曰：“请闻君之思考。”松曰：“吾所言思考者，即原创之思考也。”

有黠者问曰：“孔、孟，精英乎？然也，则其之思考何所来？非然也，则其之作品何以为经典？田松，精英乎？非然也，则子之言语乃子之思考，仆何知其正误也？然也，则子之思考能力先天乎？后天乎？先天也，则子之‘读经典四百而能思考’之言语为谬。后天也，则子以不能思考之头脑读书四百，仆何以知子之读书四百而能思考乎？”松曰：“吾所言四百者，其数盖因人而

异。”

## 2.17 言语其十七

初，田松作诗曰：“而今数已东，赵执好施公。烟尘皆扫叶，急雄紫泥封。”愚问能诗者，皆言此诗无甚意义，类水浒、说唐之讖语。其归黔也，一日欲为编辑，喜曰：“此应‘扫叶’语也。”古人有“校书如扫叶”语，故“扫叶”有“校书”义。他日松欲考公务员，或当言“此‘紫泥封’之来也”。

## 2.18 言语其十八

西交素以理工为长，而文为其短。软科之学科排名之出也，或问松以汉语言之排名，松曰：“无以入。然五年得才如吾者，五十年即傲视于天下。”

## 2.19 言语其十九

松子曰：“有客言吾之三观之不正也，晒之。城市人俱傻子，而农村人之三观必正！”居数月，松曰：“盖余之陋乃农村人。农村人，易迷于利而昏于智。”

## 2.20 言语其二十

松曰：“诗歌、小说，乃吾之主攻领域也。未可动摇。”一日，松述婚恋观者十三，尽“莫远嫁”、“门当户对”、“赚钱第一”之辞。且曰：“诗歌、小说，其实弗如远甚。”

## 2.21 言语其二十一

松曰：“天必不使余败。余乃余村之首毕业于重点大学者，苟余败，即证读书无用。”

## 2.22 言语其二十二

有劝松以找工作者。松曰：“急甚么！青年而毕诸事，则可为者，止投胎矣。”

## 2.23 言语其二十三

松曰：“刘备，枭雄也。然无诸葛亮之诸葛亮，则无格调、无见识。”或问曰：“何谓‘无诸葛亮之诸葛亮’？”松曰：“诸葛亮，智慧之化身。‘无诸葛亮之诸葛亮’，即‘无诸葛亮之慧才’也”。

## 2.24 言语其二十四

松之端居也，常自比诸葛亮。读《三国演义》，辄曰：“诸葛亮，富王佐之才而无大魄力！六出、七擒，略无个性。若更之以刘邦、朱元璋，则逆我者皆死，见大魄力。”

## 2.25 言语其二十五

松曰：“余无所有。唯改命之决心！”。

## 2.26 言语其二十六

松曰：“苟欲为科学院院士，则以十五年为基础之研究，十年为论文之写作。诸论文毕而不发，俟其时也。待时之至，一年而发五篇，二十年乃有一百篇。交大之理工学生也，吾知其败于无问题、且不解问题也。”或曰：“苟为他人之发，如之奈何？二十五年不得经费，如之奈何？”松曰：“甚矣！汝之不惠。余所言者，乃戒定慧之精神、方法论。汝所言者，鸡毛蒜皮耳！”

## 2.27 言语其二十七

田松子素喜火影。其之端居也，一日而尽报教资、公务员、研究生考试，其誓旦旦。居数月，曰：“恨吾不得多重影之分身耶！苟如是，则读书、创作、健身、打工、学外语、政治、人际……各得一分身。”

## 2.28 言语其二十八

某日，松子曰：“治经济学，读《张五常》、《林毅夫》、《吴敬琏》、《温铁军》、《吴晓波》足矣。”或曰：“此俱人之名也，何以加书名号耶？”松曰：“人名而加书名号，乃其之全集义也。”其人惭曰：“是余陋矣。”松笑曰：“非汝之陋，乃余之自创也。”

## 2.29 言语其二十九

田松子有过人识，尝观小而知大。松子之购油条也，资未足。阿姨之善也，与其四元之货而收其三元之资。于是松子叹曰：“忖其成本，二三毛耳。历来本大者之利大，本小者利小。油条之为物也，本小而利大。其之未可垄断者，盖无规模、无技术含量故。”松之善思也若此。

## 2.30 言语其三十

松之读《西游》也，或问群妖之主何以无咎，松曰：“畜之罪也，何关主人。”而福建老人之逢恶犬也，松晒天下之蓄犬者（事见言语其十四）。

## 2.31 言语其三十一

田松子才高于世，常有骇俗之言。诸群友与其论，其欲睡也，曰：“怠矣，吾之今日。荒余学而证诸人之谬，何益之有？”

## 2.32 言语其三十二

田松子曰叙其读书、写作之志。一日，或曰：“何日得见君之书也？”松涕零曰：“子其诚也，欲助吾之出版乎？”其人无以应。

## 2.33 言语其三十三

松曰：“曹操之得权势也，即为恶矣。”或曰：“其性恶矣？权势使之矣？”松曰：“非也，乃其之不自律也。”其人曰：“善。然则其之不自律使其恶矣？”松曰：“非也，曹操非恶矣。此常理也，欲为非凡事则当违凡性矣。”

其人曰：“诗人大作家，亦非凡事也。而违凡性者，何以为诗人大作家？”松曰：“子勿复言。”

## 第三章 识鉴

### 3.1 识鉴其一

或有言于松者：“余闻某子，四年读书一千二百余，而保研于上交矣。”松曰：“诈！”众不解。松曰：“谬矣此言。昔有人言己之读书四百，而余观之，其竟无书数之概念。”众仍不解。松乃示众以一照片，中有书焉，曰：“此图仅有书八十五。”前所谓读书一千二百者，亦在群，曰：“吾尝沾沾矣，今始知人外有人哉。”松戒之曰：“余之所不喜也，虚言者。读书之难，唯痴者不避。诸子如金禾者，诚难窥吾之境。汝既保研于上交，必不若吾之痴。一千二百之数必诈！”

### 3.2 识鉴其二

田松喜《封神》久矣。常言《封神》之未逊于《西游》《三国》诸书也。有人言于松曰：“《西游》之孙悟空、《红楼》之贾宝玉、《三国》之诸葛孔明、《水浒》之宋公明与《封神》之姜子牙，窃以为姜子牙之性格、形象之鲜明为诸子之末。”复曰：“若言杨戩、哪吒、土行孙之异也，吾固知存于法力、法宝、面目，余者为吾所不知。若言关羽、张飞、赵云之异也，诚难知其勇力之高下，而性各异也。”松曰：“甚矣，汝之不慧。何以人物之塑造而定小说之优劣也？”众皆默然。

### 3.3 识鉴其三

田松子喟然叹曰：“有一人，举世晒其诗焉，而余以其诗为妙。乾隆也。”或疑曰：“未知子之喜其何篇。”松曰：“其存诗甚广，足见大才。有诗以入教材，何其荣也。今之写诗词者，其逊乾隆也远矣！”其人乃曰：“仆欲与子

品其诗句妙处，子何以此言对仆也？”松曰：“高也，其写诗之热情！古也，其篇目之风韵！”

### 3.4 识鉴其四

四月，松求职面试于“学而思”机构，未果。九月，“学而思”停其线下诸班，因之难以付房租也。松以此夸能。

### 3.5 识鉴其五

松曰：“北大之中文系，亦不足畏也。吾昔遇者，乃南大中文系之本硕也。不甚了了，略无积累。”或曰：“虽然，子何以知北大中文系也？”松曰：“余尝见其师也。”居二月，乃曰：“名校之学子，境界往往高于旁人。交大学子必优于普通二本生。态度、见识、格局，此大学所教，亦今后动力也。”

社鼠自注：

余不敢以学历论人。况人非禽兽，不似自然之优胜劣汰也，不合比较。田松之为人笑者，乃其轻北大、亦轻二本生也。或曰：“松之言语，乃‘自我之上人人平等，自我之下等级森严’也”，此言得之。

田松说南大中文系的原话是，“我曾……南大中文系本硕，不甚了了，毫无积累”。“不甚了了”在白话文语境里面是“不太了解”的意思，也就是松用法有误。但是在文言文语境里面，“了了”可以作“聪明”讲，参考“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巧了，这是《世说新语》里面的），所以直接写进《松说新语》反而没问题了。

### 3.6 识鉴其六

松曰：“人各异也。其发展之异存乎水平、类型、早晚也。喜数学者如丘成桐，早熟之类；喜物理者如薛其坤，正常之类；喜文学者如沈从文，晚熟之类。”

### 3.7 识鉴其七

松曰：“余问余父以某事之筹，其曰：‘无所筹，唯观时耳’。余父之陋诚多矣，无筹乃其一也。国无筹则无以富强，人无筹则泯然耳！”



## 第四章 纰漏

### 4.1 纰漏其一

一日松观某书，知经济学“杠杆”之义。告诸群友曰：“莫要杠杠”。初，众以其输入法之误也。居数日，复曰“莫要杠杠”，如是者三。

### 4.2 纰漏其二

松曰：“蒙曼之《经济学原理》二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也。余于宏观理论甚聪敏，不逊于经济学专业生也。”蒙曼乃曼昆之误。曼昆者，美国之经济学家。诸群友论“蒙曼经济学”，甚欢。松乃误曰：“余谬矣。乃蒙昆之《经济学原理》也。”诸群友复论“蒙昆经济学”，愈欢。

### 4.3 纰漏其三

田松言其少生、优生之欲，群友曰：“隘矣！曾不虑国之劳动力耶？”松曰：“劳动力固有有利于国，然则子欲为劳动力耶？”众不解。松乃复曰：“同为人哉！何欲驱吾为劳动力。”众无以应。

### 4.4 纰漏其四

松曰：“余益高矣。乃运动故耶？”某人曰：“君何不测骨垢线？”松曰：“余运动则汗，每有长高之感，必不虚也。夫运动，当如此也！”又有人曰：“此事当问专业人士，毋自欺。”松曰：“诺。然吾必日壮矣。”居数日，复曰：“余诚益高而壮矣，盖运动故。”如是者三，以至无以应者。

## 4.5 纰漏其五

松之将毕业也，壮乎其心，曰：“此后一年，蓄资四万。明年则六万。第三年而八万，第四年而十万，第五年而十二万。五年共五十万，此余之志，未可改。”或笑曰：“窃以其为四十万，则子每年须增蓄二万。”

## 4.6 纰漏其六

公历九月一日。松作现代诗曰：“时间的车轮滚滚 \ 轰隆隆，进入九月 \ 七月流火，八月未央 \ 九月初再说你好。”或问八月未央之意，松以百度百科曰：“七月而凉，八月愈凉，故曰八月未央。”或曰：“七月流火，乃《豳风·七月》句。其篇未见‘八月未央’，恐为今人之讹。”松曰，《诗》无此句，而此句亦为成语也。众人不应。社鼠自注：《豳风·七月》之七、八、九月，农历也。农历以七月为夏末秋始，流火曰其凉。松以农历之七、八、九月句以言公历，窃为松虑之。

## 4.7 纰漏其七

松曰：“治文而名垂于史者，余秋雨、易中天、管谟业诸子也。俱身怀巨甲、名扬天下。”众疑曰：“何谓‘身怀巨甲’？”松曰：“甲，资也。巨甲即巨资。”识鉴

## 4.8 纰漏其八

田松子欲言己之成熟，乃曰：“余之心也在读书。诸事之‘无关风月’者，余所不屑。”其之端居也，尝言‘日日阴阳调和’。闻者莫解之。

## 4.9 纰漏其九

田松子之考研也，弃政治、英语而考专业课。其之出考场也，甚得意。曰：“诸题诚易矣，然其‘难度系数’颇高。”‘难度系数’，考试之术语也，乃得分之学生数。故题之易者，得分者多，‘难度系数’高。松句有转折意，诸人所不解。比松之叙诸题，乃知其意乃‘易答而难得分’之诸开放题也。

## 第五章 术解

### 5.1 术解其一

田松子乐卜事。有讥其诸事无成者。松曰：“某日得梦，乃求诸百度之周公解梦也。得‘宜守成，暂待明春’之语。后有高人曰，此余之消业也，善哉。”又曰：“此余之本命年也，易犯太岁。慎之。”

### 5.2 术解其二

松子之端居也，其卜术日益精。初，有劝其觅工作者。松曰：“否。余有地利人和，惜无天时耳。”数月，其言三者之已备。复有劝者，松曰：“否。得此三者亦无以成事，吾待神助耳！”自此鲜有劝者。未半月，松曰：“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乃积阴德。”一日而喃喃者三。

### 5.3 术解其三

田松子端居，观村里左右多有丧者，曰：“此‘忧伤时代’也。”或曰：“轮回而不息者，生与死也。仆未见其忧伤。”松曰：“此‘忧伤时代’之来也。初，众人或不觉。俟其之觉矣，俟其之觉矣，乃天下俱丧哉！乃天下俱丧哉！”

### 5.4 术解其四

田松子之敲键盘也，噼啪而成文字。如闻流水，如触落珠，其态悠然。俄而有光伫其玉，松子观之，大喜，曰：“此当兆余之消业之收束也。明年，命运当不余弃。”



## 第六章 品藻

### 6.1 品藻其一

左相曰：“‘交流’三年秋，微信伐我。田松西狩 qq，改元‘天地’，闻者景从。”盖言松子之建“读书小天地”qq 群事。左、右相者，田松 qq 群之二管理。

### 6.2 品藻其二

四五闲人聚于某，言松子，戏之以章回小说之题也，足称者甚繁。初，乃为“九七年香港回归，大堡村神童降世”、“别印江兄妹三分离，借加分田松进交大”诸语，类《三国》《水浒》。后乃为“摄灵堂田松戴孝，斥群友张坤发威”、“美田松端居消百业，贱亦凡乱搞毁终生”诸句，类春秋之笔。至于“印江世界绿水青山，交大香娃敲骨吸髓”、“曰本命田松更沉淀，才毕业父母添新殃”诸语，谑味益浓。余所至喜者二，“微信群田张演双簧，小天地黄高拜丞相”一也，“十四厘米真处子，百廿交通大作家”一也。

### 6.3 品藻其三

坊间以十四厘米为一松。

### 6.4 品藻其四

某人读松之小说，曰：“此‘意有穷而言无尽’是也”。

## 6.5 品藻其五

2017年11月22日，松有誓曰：“再四年，余之读书乃交大之最，无人可为吾师矣！”四年期至，左相赞之曰：“学如耕耨自知勤”。盖宋人“力学如力耕，勤惰尔自知”之意。

## 6.6 品藻其六

松曰：“儒以众处，佛以独处……我佛云：‘没有经历过挫折与磨难的人不可能担当大任。即使蹭蹭上去，也会毁灭’。”众私议曰：“是哪个佛说过这种屁话？这个佛说话还挺接地气。”有慧者曰：“南无工作佛。”众人之为绝倒。

社鼠自注：这段感觉应该要写进松语，但是翻译成文言又失去了松松本来的味道，所以直接抄录原话了。

## 6.7 品藻其七

松子曰：“寒门学子自贱，然知龟兔赛跑、田忌赛马、愚公移山之理，则早晚必贵。”松子之文，常见此三典。而某文讹作“龟兔赛马”。众不解，私论之。有一子曰：“盖大龟战中兔，中龟战下兔，下龟战大兔也。”有客拊掌曰：“然也。大龟战中兔，则兔不敷龟；中龟战下兔，亦兔不敷龟；下龟战大兔，则龟不盈兔”。复名之曰《涩情童话の龟兔赛马》，愈妙。

## 6.8 品藻其八

或言：“松子之所为，实诸君之所尝想而未敢者也”。

## 6.9 品藻其九

或言：“松子之于西交，譬孔子之于耶路撒冷；而西交之失松子也，若俄罗斯之失耶路撒冷”。